



我和小州

勤 耕 著

我和小州

勤耕 著

杜滋龄插图

倪绍勇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浙江舟山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4.875 字数 72,000

1981年1月第1版 1981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4,000

统一书号: R10024·3776 定价: (三)0.30元

目 录

半碗饭.....	1
小陈.....	6
大巧.....	19
枪的故事.....	30
心愿.....	48
我和小州.....	61
山娃.....	82
征途上.....	95
书.....	115
金官.....	125
海大叔.....	136



半碗饭

亲爱的小朋友，你知道人这一生，得经历多少事情！在我们所经历过的千万桩事件当中，有一些就好象在大海里丢了一块小石头，转瞬便消逝了，根本没有留下什么痕迹；可是也有一些事情，虽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但它却深深地铭刻在你的心里，使你久久不忘。

我要讲的这件事，发生在一九四三年春天。这一年，是个大荒年。因为四二年整整一年没有下透雨，地里种下去的谷子，长了尺把高，就叫太阳烤焦了。麦子也没有能种上。

往年这时候，正是万物回生，百花竞妍的时候。这年可就不同了，树叶刚冒尖，就叫人们吃光了，树

皮也被剥得干干净净。村里村外的大树小树，都象刚刚孵出来的小麻雀，光秃秃的，真是难看。孩子们都不上学了，整天价提着篮子，到处找野菜。田野里，一望无际，全是干巴巴的白土，上哪里找个发青的东西呢？有时候，扒开干土，看到一点发绿的东西，也不管吃得吃不得，一下子便抢光了。

这一天，我整整跑了一天，才挖了半篮子芦草根。回家的时候，只觉得两眼冒金花，浑身软得一点劲儿也没有了。

娘和奶奶正在院子里忙着。娘用笤帚在扫那个装过粮食的瓦罐，奶奶把一条布袋翻过来，使劲抖着。好半天，才抖下一星半点糠皮和碎米渣子。她们一边做活，一边嘁嘁喳喳的说话。娘说：“真对不起人，他轻易不来，这回来了，可是……”

奶奶不等娘说完，就接过去说：“老柳不是外人，如今灾荒年月，他比咱们知道得清楚！”

“可是咱良心上过不去呀！”娘长出一口气，说，“人家整天价吃不上饭，还得东跑西颠的，打鬼子，做工作，可为了谁呀！”

听她们的话音，我知道家里一定是来了干部了。我们村离着县城远，常住八路，不论是区里的，县里的，都在这儿落脚。我蹑手蹑脚地走到窗子跟前，扒

着窗台往里看，原来是县里的柳叔叔。他是一个多么好的叔叔呀，常常到我们学校里，给我们讲红军长征的故事，教我们唱歌儿。听老师说，他在延安上过“抗大”，可有学问啦。他还是我们县里的政委呢。这会儿，我看他变得又黄又瘦，下巴上长着老长老长的胡子茬儿，显得那么苍老。只有他那一双眼睛，还是那么亮。

他盘腿坐在炕上，正聚精会神地俯在炕桌上，写着什么。屋子里静极了，只听着钢笔划在纸上，沙沙地响。他写一会儿，用左手托着下巴，沉思一会儿，嘴唇微微颤动着念一会儿。

“哧——”娘招招手把我叫过来，悄声说道：“别打搅他。快去抱点柴禾来做饭吧。”

我抱了一抱柴，娘把我挖来的芦草根，用水洗净，便倒在锅里煮起来。奶奶端着刚才搜刮出来的那把糠皮碎米，比划了半天，舍不得往锅里倒。她自言自语地说：“等会儿单另给老柳煮点糊糊吃吧。”

奶奶一句话没说完，柳叔叔笑呵呵地从屋里走出来。他右手掂着旱烟管，左手提着一个象烟袋荷包那样大的小口袋，笑眯眯地说道：“做饭了吗？”

“可说不得啦，”奶奶叹了一口气，说，“就叫做饭吧，叫我们……这个鬼老天爷！”

奶奶是个顶好的老奶奶。从前，叔叔们来了，生活再艰难，她总是设法做点好吃的，这一回连米也没一颗，叫她怎么不难过呢？

“别难过，老奶奶。这会儿政府正在想办法领导咱们抗灾度荒哩，过了这一阵就好了。”柳叔叔说着，便拿着烟袋走到锅台边，做出个要吃烟的样子。可是他没有抽烟，瞅个空，解开手里的小口袋，“刷——”，把口袋里的一点小米倒进锅里。那黄澄澄的小米，一下锅，便随着满锅草根翻滚着。娘一把没拉住，便抱怨道：“老柳，你这就不对了。来到这里，没东西给你吃，你那一把米，丢到这么大个锅里，还有什么呀！”

柳叔叔笑着说：“不要紧，我有办法。”

“你有什么办法！一天一个人四两米，塞牙缝都塞不满，再说你们还要打仗做工作的。”

柳叔叔没再吭声，又回到里屋写他的东西去了。一会儿，饭煮熟了，满屋里飘散着米饭的香味，该有多少日子没闻着这种香味了啊！

吃饭的时候，娘先把草根舀出来，剩在锅底上的一点米饭，捞了半天才捞了小半碗，两手捧着送给柳叔叔了。

柳叔叔看看面前的半碗小米饭，看看奶奶又看看我，说：“大嫂子，咱们这屋里论年老数着老奶奶，

论小数着小秋儿，怎么也该不着我吃呀。”说着，他把碗推到我面前，拍拍我的脑袋说：“小秋儿，吃了吧，小孩嘛，是我们的接班人，将来革命就指望着你们啦。饿坏了行吗？”

我低下头，用眼角扫着那黄澄澄的小米饭，简直象一颗颗珍珠，闪闪发亮。一股浓郁的香味钻到我的鼻孔里，连我的馋虫儿都引出来了。我咕嘟咽了一口唾沫。我多么想吃呀，可是我不能吃，我想柳叔叔还要工作，说不定今天晚上还要跑几十里路，和鬼子干仗呢。

柳叔叔看我不吃，回头想端给奶奶，可是奶奶早躲到炕角里去了。他停了一下说：“好，你们都不吃，咱就来个平均主义吧。”说着，他一个碗里倒一点。当奶奶端起碗来的时候，我看见她在偷偷用袖子擦眼泪。

我真舍不得吃那一点稀饭，我先把草根吃完，然后一个米粒一个米粒往嘴里送，好半天才吃光。那饭真香呀！

现在，这事已经过去十多年了，可是当时的情景，还历历如在目前。



小 陈

我常常怀念山里的朋友们，但当我想起他们的时候，首先浮现在我脑海里的，便是小陈。他那一双无忧无虑的眼睛，那小熊般的刚健的身躯，和他在做事情的时候，猿猴般矫捷的动作，都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。

那是在一九四八年底，我在后方医院里养病。那时候，说是后方医院，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固定的院址。伤病员分散住在各个山冲里。每一个伤病员小组，跟着一个小卫生员。医生们则跟着院部活动，每天分头出去给伤病员诊断治疗。

我们这个小组，有八个人，都是疥疮病号。我们

这些南下干部，大都生长在北方大平原上，乍到南方来，因为水土关系，差不多每个人都经常不断地患着大大小小的疾病，而最流行的便是疥疮和疟疾。这两种恶疾象魔鬼一样缠着我们，给我们增加了许多痛苦。

我们住在杨家冲的一间榨屋里。冬天，是榨坊最忙的季节。山里人收下的大批木梓、桐籽和茶籽，都要在这里打成油，卖出去，然后换回粮食和日用品。油榨彻夜不停地响着。我们所以住在这里，是因为它一天到晚都有大量热水，供我们洗澡。对于长疥疮的人来说，洗澡则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治疗。

我是这个病员小组的组长，跟我们的卫生员就是小陈。小陈那年才十五岁，个儿虽然不高，长得可挺结实。他就是这山里人，刚参军不久。他家里没山没树，只有一个爷爷。爷儿俩就靠着打猎生活。他从小跟着爷爷上山打猎，几乎每个山洼他都到过，每棵树他都熟悉。

别看他年纪小，我们这些成年人，还都得服他管。他给我们立下了很多规矩，不论是起床、开饭、休息，特别是洗澡上药，他都规定了一定的时间。每天早饭以后，他就给我们预备好了开水，然后在屋子中间，生燃一大堆松柴火，在火的四周摆好脚盆，要

我们洗澡。洗完澡，他又小心翼翼地给我们浑身上下涂上一层硫磺软膏。倘若谁有一次嫌麻烦，不愿意洗澡了，他就鼓起小嘴，照例是那两句：

“这能由你吗？同志，这是你的任务！”

“任务，又是任务，吃饭睡觉也是任务！”

“当然是任务喽！你不吃饱不睡足，病能养得好吗？养不好病，你能归队打敌人吗？”他歪着脑袋，头一点一点的理直气壮地说。

如果还不行，他便装得郑重其事地跑到我的面前说道：“报告组长，病员×××不执行任务，不服从医院领导，请组长同志处理！”结果把大家都逗笑了，那个病号也不得不笑嘻嘻地去执行自己的“任务”。而小陈还是一本正经地不说也不笑。

就这样，每逢该我们执行“任务”的时候，他就严肃得象一位小首长，指挥这个，指挥那个。等我们的“任务”一完成，他的任务跟着也就完成了。这时，他又成了一个顽皮的孩子，死乞白赖地缠着我们讲战斗故事，要我们教他使枪。我们的几棵枪，差不多都叫他摸熟了，不论“老套筒”、“大鼻子”、“小金钩”、“三八式”，他都能拆能卸。

有一回，他又缠着我讲故事。我笑着说：“这也是任务吗？”他说：“怎么？我们协理员说过，老战士就

是有教育新战士的任务嘛！”

他象一只爱动的山羊，除了睡觉以外，一天到晚闲不住。一会儿从山上打回一担柴，一会儿又爬到那硕大的水牛背上，帮榨坊里老乡碾桐籽了。遇到好天气，他就领着我们上山去打猎，打些野鸡、山羊什么的，回来“改善生活”。

他就是那么坚强，那么活泼。在和他相处的日子里，只有一次我看见他哭了。那是在边舜卿病愈出院的时候，小陈去送他，好半天没有回来。我去找他，他独个儿坐在山头上，两眼直盯着冲口，眼里含着晶莹的泪水。我悄悄地走到他的背后说道：“小陈，你哭啦？”他连忙把帽子从前头拉下来答道：“我不哭！”我坐下来，扶着他的肩膀说道：“老边走了，你舍不得吗？干革命，分别是常有的事，光哭可不行啊！”

“不是这个！”他红着脸争辩道，“人家都上前方打敌人了，我这算什么革命呀！”

我说：“你还小嘛！仗总有你打的。再说你这也是很重要的任务呀！”

“大道理谁都会讲，国民党眼看垮光了，等全国解放了，要我去打鬼！”小陈说着，眼圈儿又红了。

冬天，山里黑得特别早。恰巧这天阴天，刚刚下

午四点，夜幕就降临了。小陈上院部领药，还没有回来。我们照例在三点半钟吃了晚饭，病员们在屋里烤着火谈天，我独个儿走到门口的草坪上了望。

天，阴得很沉。这时，在那层层迭迭的山峰上，又冒出一团团灰白色的烟雾，那翠绿的山峰，仿佛耐不住寒冷的北风，围上了一条轻柔的纱巾。慢慢地又飘散开来，一会儿便布满了山谷。刚才还分明看到的一高一低的峰峦，一刹时便连结成一片绵绵的雾海。

就在这浓雾覆盖着的山谷里面，稀稀落落地住着勤劳的山民。他们这时也许早已关好大门，一家老小围着一堆火，团坐在堂屋里。老年人一袋接着一袋地吸着水烟，讲述着他那讲不完说不尽的故事。年轻媳妇坐得离火稍远一点，借着火的亮光纳鞋底，长长的索线穿过鞋底，不停地发出“丝拉——丝拉——”的声音。她们乘着这冬天的一点点空闲时间，要把男人和孩子们明年一年穿的鞋子都做出来。不然到明年开春活一忙，谁还有工夫做这些事呢！孩子们则有的在那滚烫的火灰里面烧着红薯，有的在爆包谷花儿。他们把一小把金黄的包谷粒，埋到火灰里面，一眨眼的工夫，辟卜一阵响，火灰上便开出一朵朵肥胖的小白花儿。孩子们抢着，又香又甜地

嚼着。一家人完全沉湎在团聚的欢乐之中了。

然而，他们是不是知道，就在这阴暗寒冷的傍晚，有些人为了让千千万万人都能过这样和平团聚的生活，以及比这更幸福多少倍的生活，正在山沟里、田野上奔走。孩子们是不是知道，就在这会儿，一个比他们大不了多少的孩子，正独个儿翻山越岭地走着。如果不是战争，也许和他们一样，正坐在他爷爷的跟前，吃着香甜的烧红薯呢。我脑子里立刻浮出小陈那活泼的影子。

“余组长！你怎么一个人站在这里？受了凉，疟疾又该发了。”

我抬头看时，小陈就象从云端里掉下来一样，一蹦一跳地跑到我的面前了。他头上冒着热腾腾的白汽，两片小脸蛋儿冻得通红，眉毛上结着一层细碎的露珠，乍一看去，眉毛都成白的了。我连忙拉着他的手，把他拉到屋里。病员们立刻把他包围起来了，有的替他解下沉甸甸的药包，有的用干毛巾替他抹着头上的汗水和露水。

“给！”小陈在喘息了一下之后，递给我一卷油印的印刷品。

这是战报，上面登载着许多振奋人心的消息。在淮海、在东北、在西北，在全国各个战场上，都在打

前所未有的大胜仗。蒋介石眼看就要完蛋了。

但同时，小陈也给我们带回一张院部的通知。通知上说，国民党张淦兵团，要乘着我们主力部队在淮海会战的机会，合围我们这一带山区。今天，国民党第七军的一部分从安陆出发，中午已经到了雷公店。四十八军的一部分也从随县出发了，可能在我们这一带会合。院部要我们赶快冲出包围圈去，到指定的地点和院部联系。

屋里的空气，变得严肃起来。雷公店，是安平公路上的一个小镇，到这里只有三十里，要走得快，就该到了。人们一方面收拾东西，嘴里大声咕噜着：

“他妈的白崇禧这小子，捉住他，我非喝他的血不可。”

“甭着急，那一天就快到啦！”

我们临时开了一个小会，决定马上就出发，在路上行军一切由我和小陈调度，发生了情况由我指挥。

那时候有个习惯，早晨一起床，背包就打好了。我们只是把睡过的稻草卷起来，连同用过的家具，一起归还给它们的主人，然后把屋里的火闷熄。几分钟以后，便在榨屋门前的草坪上集合了。小陈雄赳赳地排在头一个，他除了自己的背包以外，还挂着一个沉甸甸的药包。腰间的皮带上，斜插着一柄用野猪

①

皮做套子的锋利的小刀，手里拿着一根笔直溜滑的桑木棍，这就是他的全部武器。

天，已经完全黑了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这时，也许因为空气冷的缘故，云雾已经凝结成细碎的雪花，在天空中飘洒着，雾倒是小得多了。

我们顺着高低不平的溪边小路，朝冲口的方向走着。这条弯弯曲曲的小路，一会儿要爬过几丈高的山崖，一会儿又要跨过寒冷的小溪。小溪上，虽说搭着石蹬，但我们一来因为天黑，摸不准石蹬的位置，再说就算摸准了，那湿漉漉的石蹬，风一吹，便凝了一层溜光水滑的薄冰。为了不至于滑倒，我们只好从没过脚面的溪水里蹚过去。当我们蹚进小溪的时候，那水就象锋利的锥子一样，透过皮肉，一直刺到骨头里。只有小陈象一只灵巧的小鸟，三下两下便顺着石蹬跳过去了；回头，他又跳回来，招呼我们渡过去。

我们这些疥疮病号，本不是什么大病，吃饭比谁都不少，可是行起军来，就不行了。首先是脚丫缝里的浓疱，在石子路上一碾，都破了。跟着身上的浓疱，也被衣服擦破了，浓水和汗水，粘住了衣服，一活动，粘得丝拉拉响。我们每个人都紧咬着牙，不叫痛，也尽量不使自己发出一点呻唤的声音。

夜，是那样的寂静，我们听到的只有那银铃般的淙淙流水声，和在山的深处断续发出的豹子的吼叫声。我们走着走着，突然眼前一亮，就在冲口那儿，升起了一串红色信号弹，象一条火蛇拖着长长的尾巴，划破了阴沉沉的夜空。紧接着又是一阵清脆的枪声，回音一起一伏地顺着山岭滚过，消失在很远的地方。这情况说明，敌人已经到了冲口了。我们立刻停下来，蹲在旁边的树丛里，判断着情况。

在国民党的军队来说，“广西佬”的装备虽不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好，可是白崇禧跟日本鬼子学了一套战术，什么“长途奔袭”呀，“分进合击”呀，还有什么“总体战”，就是和当地的土顽、地主，配合作战。有时他们还分成若干小股，合击一个目标。

我们几个人默默地谛听着周围的动静。这时，冲口已烧起一片熊熊大火，把冲口照得通红。这些坏蛋走到哪里，就烧到哪里，我们的眼睛里，都要冒出火来了。

这时候，退路是没有的。如果往后退，那会正好落到敌人的包围圈里。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“敌进我进”，想办法斜着从山腰里往外插，冲出敌人的包围圈。

半山腰，根本就没有路，到处是密密麻麻的刺藤